

古文名器賞析

of Ca^{2+} and Mg^{2+} ions.

古文名篇赏析

韦福容 刘明魁 宋 森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方 德 林
技术设计 成 戈
封面设计 孙 晓 云

古文名篇赏析

韦福容 刘明魁 宋 森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211千字

印数 1——23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15·396 定价：1.00元

前 言

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国家，当前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。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、加速实现四现代化的新长征中，为了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，为了开阔青年阅读古典文学的眼，丰富社会文化生活，我们遵照党的“双百”方针和“古今用”的原则，编写了这本《古文名篇赏析》。

在这本读物中，我们选了历代广为传诵、脍炙人口的作品，其中包括散文、书信、笔记、表章及辞赋共三十七篇。对每篇文章都作了较详细的注释，并对其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进行了必要的分析，以备知识青年和中学生阅读和欣赏。在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参阅了多种选本，恕未一一注明，在此谨表谢意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切望读者给予批评、指正。

作 者

一九七九年十月

目 录

- 郑伯克段于鄢《左传》(1)
- 烛之武退秦师《左传》(12)
- ✓过秦论贾 谊 (19)
- ✓屈原列传《史记》(32)
- 出师表诸葛亮 (46)
- 与吴质书曹 丕 (53)
- 陈情表李 密 (62)
- 思旧赋并序向 秀 (71)
- ✓兰亭集序王羲之 (77)
- ✓归去来辞并序陶渊明 (83)
- 北山移文孔稚珪 (91)
- ✓与陈伯之书丘 迟 (105)
- 与朱元思书吴 均 (117)
-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骆宾王 (121)
- 滕王阁序王 勃 (130)
- 与韩荆州书李 白 (147)
- 陋室铭刘禹锡 (157)
- 送董邵南序韩 愈 (160)

✓原毁	韩愈	(164)
小石潭记	柳宗元	(171)
黄冈竹楼记	王禹偁	(177)
醉翁亭记	欧阳修	(182)
爱莲说	周敦颐	(189)
读孟尝君传	王安石	(192)
前赤壁赋	苏轼	(195)
记承天寺夜游	苏轼	(207)
黄州快哉亭记	苏轼	(210)
墨池记	曾巩	(217)
✓卖柑者言	刘基	(222)
瘞旅文	王守仁	(229)
项脊轩志	归有光	(238)
五人墓碑记	张溥	(250)
原君	黄宗羲	(260)
左忠毅公逸事	方苞	(270)
梅花岭记	全祖望	(278)
为学一首示子侄	彭端淑	(286)
登泰山记	姚鼐	(293)

郑伯克段于鄆

《左传》①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②。生庄公及共叔段③。庄公寤生④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⑤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请于武公⑥，公弗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⑦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他邑唯命⑧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“京城大叔”⑨。

祭仲曰⑩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⑪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⑫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⑬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⑭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⑮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⑯。蔓，难图也；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⑰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⑱！”

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⑲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⑳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㉑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㉒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㉓。子封

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②④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②⑤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②⑥。夫人将启之②⑦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②⑧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，公伐诸鄢②⑨。五月辛丑③⑩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③⑪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，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颖，而誓之曰③⑫：“不及黄泉③⑬，无相见也！”既而悔之③⑭。颖考叔为颖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③⑮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③⑯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③⑰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③⑱！”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③⑲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④⑰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④⑱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④⑲，其谁曰不然④⑲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④⑲！”遂为母子如初④⑲。

君子曰④⑲：颖考叔，纯孝也④⑲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④⑲。诗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④⑲。”其是之谓乎④⑲？

【注 解】

①〔《左传》〕是我国古代一部有名的编年史，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。编写的目的，是用历史事实来解说孔子所修的《春秋》，后因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

《左传》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，也是我国古代一部有名的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著作，对我国后来的史传文学很有影响。

《左传》作者属于儒家学派，因此，作者在叙述历史、褒贬人物时，儒家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同时表现于作品中，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些作品时必须注意的。

②〔初〕当初。追述以前的事，常用这词开头。〔郑武公〕姬姓，名掘突，郑桓公（名友，周宣王之弟，始封于郑）的儿子。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，是伯爵之国，所以国君称郑伯。〔娶于申〕从申国娶妻。申国，姜姓，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县，侯爵，为楚所灭。〔武姜〕武公妻姜氏。“姜”是她娘家的姓，“武”是她丈夫的谥号。

③〔庄公〕在位四十三年。庄公元年是周平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743年）。〔共（gōng工）叔段〕庄公的弟弟，名段，是年小的一个故称“叔段”。失败后出奔共（国名，在今河南省辉县），故又称“共叔段”。

④〔寤（wù悟）生〕难产的一种。一说（胎儿）倒起生出来。寤，同“悟”，逆，倒着。一说，寤，睡醒。产妇因难产，昏迷过去。醒来之后，不知什么时候孩子已经出生。

⑤〔遂恶之〕因此厌恶他。

⑥〔亟（qì气）请于武公〕屡次向武公请求。亟，屡次。

⑦〔及〕到了。〔即位〕开始做国君，叫即位。〔制〕地名，就是虎牢，在现河南省荥（xíng形）阳县西北，原是东虢（guó国）国的地方。东虢为郑所灭，制就成为郑地。

⑧〔岩邑〕险要的城镇。邑，人所聚居的地方，大小不等。〔焉〕用在句末表示陈述、判断的语气，有时带有感叹的意思。〔他邑惟命〕惟命，就是“唯命是听”。意思是，如果要别的地方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。

⑨〔京〕地名，现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。

⑩〔祭（zhài债）仲〕郑大夫。

⑪〔百雉〕三百方丈。古代城墙长三丈，高一丈为“一雉”。

⑫〔大都不过参国之一〕大的城市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参，同“三”。国，国都。

⑬〔不度〕不合（先王的）制度。〔非制〕不是（先王的）制度。〔不堪〕受不了。

⑭〔焉辟害〕怎能躲开这种祸害！焉，用在动词前，表示疑问的词，有“怎么”、“怎能”的意思。辟，同“避”。

⑮〔姜氏何厌之有〕姜氏有什么满足的！“何厌之有”，等于“有何厌”。何，疑问代词，相当于“什么”。厌，同“厌”，满足。

⑯〔不如早为之所〕不如早点给他安排个地方。〔滋蔓〕滋生，蔓延。

⑰〔况君之宠弟乎〕何况是国君受宠的弟弟呢？况，表示进一层的语气。乎，表示疑问的语气。

⑱〔不义〕不义的事情。〔毙〕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一是死，一是向前跌倒。〔子〕古时对男子的尊称。〔姑〕姑且。

⑲〔既而〕时间副词，有“过了不久”的意思。〔鄙〕边界地方。〔贰于己〕贰，两属。意思是，共叔段使原来属郑国管的西鄙北鄙也属于自己。

⑳〔公子吕〕字子封，郑大夫。〔若之何〕对他怎么样？

㉑〔欲与太叔，臣请事之〕如果（把郑国）交给太叔，那么我服侍他。〔若弗与，则请除之〕如果不给，就请除灭他。〔无生民心〕不要使人民因为有两个政权并存而生二心。

㉒〔无庸〕不用（管他）。〔将自及〕将要自及于祸。及，有“至”的意思。

㉓〔收〕取。〔以为己邑〕作为自己的地方。〔至于廩延〕达到了廩延。廩延，现河南省延津县北。

㉔〔厚将得众〕土地扩大了，将要得到百姓的拥护。厚，指所占土地扩大。众，指百姓。

㉕〔不义不昵〕多行不义，别人就不会亲近他。昵，同“昵”，亲近。〔厚将崩〕土地大了，将会垮台。

㉖〔完聚〕修治城郭，聚集百姓。完，修葺(qì气)。〔缮甲兵〕修整作战用的甲衣和武器。〔具卒乘(shèng胜)]准备作战的步兵

和车辆。具，准备。卒，步兵。乘，四匹马拉的战车。（表）出其不意的攻取。

㉗〔夫人将启之〕武姜将要作他的内应。夫人，指武姜。启，开，导。这里指作内应。

㉘〔帅车二百乘〕率领着二百辆战车。帅，同“率”。古代每辆战车配备七十五个人。〔以〕用在两个动词（或词组）之间，表示后一行动是前一行动的目的。

㉙〔入于鄆〕进入鄆地。意思是逃到鄆地。鄆，地名，现河南省鄆陵县。〔诸〕“之于”或“之乎”二字的连用。

㉚〔五月辛丑〕古时用天干地支（即甲子乙丑等）记日。这年五月辛丑，是五月二十三日。

㉛〔书曰〕：书，指《春秋》，相传为孔子编修过。书曰，即《春秋》里说。〔郑伯克段于鄆〕这是《春秋》里的一句话，意思是：郑庄公在鄆这个地方打败了共叔段。

㉜〔寘姜氏于城颍〕把姜氏安置在城颍。寘，同“置”，安置。这里实际是“放逐”，“囚禁”的意思。城颍，地名，现河南省临颍县西北。〔而誓之〕向她发誓。而，连词，连寘和誓两种行动。

㉝〔黄泉〕地下泉水。这里指墓穴。

㉞〔之〕指置姜氏于城颍和发誓。

㉟〔颖考叔〕郑大夫。〔为〕充当。〔颖谷〕城颍的山谷。〔封人〕管理疆界的官。封，疆界。〔有献于公〕对于庄公有所贡献。

㊱〔食舍肉〕吃的时候把肉放在一旁。舍，同“捨”。

㊲〔尝〕本来指辨别滋味，这里是“吃”的意思。〔矣〕表示陈述的语气，这里表示事情已经实现。〔羹（gāng 耕）〕有汁的肉。〔遗（wèi 位）〕赠与，送给。

㊳〔絜（yī 医）〕文言助词，惟。

㊴〔敢〕表谦敬的词。〔何谓〕说的什么意思？这话怎么讲？

㊵〔语之故〕把原因告诉他。〔告之悔〕把心里后悔的事告诉他。

㊶〔君何患焉〕你忧愁什么呢？患，忧。文言里，如果疑问句动词的宾语是疑问代词，这个疑问代词一般用在动词的前边。这句里的“何”是疑问代词，作动词“患”的宾语，用在动词“患”的前边。如果宾语是“何”加上名词，这宾语也可以用在动词前边，不过宾语动

词之间一般要有助词“之”，如“(姜氏)何厌之有”就是这样的结构。焉，用在句末，表示疑问的语气，与“虢叔死焉”的“焉”有区别。

④〔阙〕同“掘”。〔隧而相见〕挖个地道，在那里见面。隧，这里作动词用。

⑤〔其谁曰不然〕又谁能说不是这样呢？

⑥〔赋〕赋诗，口里唱着。〔融融〕同下文的“洩(yì亦)洩”都形容和乐自得的心情。

⑦〔如初〕跟从前一样。

⑧〔君子〕作者的假托，《左传》中习用的发表评论的方式。

⑨〔纯〕专一的，纯粹的。

⑩〔施(yì易)]延，扩展，等于说扩大影响。

⑪〔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〕见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。孝子的孝没有穷尽，永久把它给与你(指孝子)的同类。匮(kuì愧)，尽。锡，赐，给与。

⑫〔其是之谓乎〕大概是说这种情况吧！其，表委婉的语气词。是，这个，作“谓”的宾语。

[作品分析]

这篇文章，写春秋时代发生在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22年)的一个历史事件：郑庄公母子、兄弟为了争夺权位骨肉相残的丑剧。文章按事件发生、发展和结果的顺序进行叙述。全文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，从“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”到“公弗许”。写武姜厌恶庄公，偏爱共叔段。母子、兄弟骨肉相残的事件，遂由此而起。

文章开始写郑庄公家庭情况。劈头即提出“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共叔段。”首先介绍武姜与庄公是母子关系；庄公与共叔段则是同胞兄弟。至亲骨肉，应是爱无差等，但由于武姜生庄公时难产，给她带来了痛苦和危

险，所以姜氏不仅给庄公取名为“寤生”以志不忘，而且“遂恶之。”这里点出武姜之恶庄公，毫无道理。既有所恶，便有所爱，武姜把心之所爱，竟整个转移到“爱共叔段”来了，而且一心“欲立之”为郑国的国君。这显出武姜的偏爱，违反当时立国立君的常规。为此，“亟请于武公”，只是由于“公弗许”，最后没有达到目的。这里的“恶”、“爱”、“欲立”以及“亟请”等词语，写出武姜对亲生二子，由于偏爱，从思想感情到言行，种下骨肉相残的祸根，也是母子、兄弟矛盾冲突的起因，为下文的伐京伐郕事件，奠下基础。

第二部分，从“及庄公即位”到“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”写庄公与共叔段矛盾冲突的发展及打败共叔段于郕的经过，揭露了庄公的险恶用心。

这段以“及庄公即位”一句开头，承接上文，引出下文一系列的冲突斗争事件。武姜在庄公即位之初，就为共叔段打算“为之请制”，以求一险阻之地作为叔段安身发展之所。因为“制”这个地方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姜氏为共叔段请制是有用心的。这时作为一国之君的庄公，对自己的兄弟，心中早有戒心并已暗藏杀机了，因为共叔段成了他权位的最大威胁。他有权有势，本可以置叔段于死地，但他又不愿负叔段无辜被杀的恶名，因而施展权谋诱其自投罗网。庄公知道，制整个险阻之地，一旦为叔段所有，倘有异心，难以制服。对于武姜之意，庄公岂有不知，于是花言巧语地回答道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他邑唯命。”听，这多么入耳动听的语言啊！既然“他邑唯命”，武姜又为叔段“请京”。这里写出武姜从武公在世时的“亟请于武公”，到庄公即位后的“请制”、“请京”，对叔段的偏爱，已无以复加，相

应衬托出与庄公的矛盾冲突，已逐步加剧。由于“京”地大而险，庄公便“使居之”，且尊称叔段为“京城大叔”。表面看来，庄公对武姜已顺其所请，对叔段也够手足之情了。但庄公这时处心积虑意在除弟，“使居之”已垂下钓饵了。

文章接着写大夫祭仲的劝阻。祭仲特别指出“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而庄公却回答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表示这是母亲武姜所请，莫可奈何。表面看来庄公好象一个孝子，不敢违抗母命，其实一切罪过，轻轻地推到了武姜身上。好心的祭仲何尝知道其中奥秘，公然建议“不如早为之所。”祭仲之心，岂能合庄公的本意，而庄公又怎能向祭仲吐露真情呢！所以庄公以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”这一含糊之词回答。实已暗露杀机，隐隐约约地道出庄公在诱叔段上钩。其用心之险恶，在此进一步点明。

文章接着写叔段果行不义了。他仗恃有母亲撑腰，竟私自扩大地盘，“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”。这正中庄公下怀。而又一个不知内情的公子吕在为庄公着急。他对庄公说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”并直接提出“若弗与，则请除之”的建议。庄公却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无庸，将自及”。庄公心中自有定算，意欲使叔段自作自受，两鄙之地，只不过是再设下的陷阱罢了。庄公的用心，又何其毒也！而那冥顽不灵的叔段，自以为得计，得寸进尺，“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”子封迫不及待地促使庄公说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可庄公仍不动声色，安然地说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可以看出，庄公已看到叔段之恶日长，已遂其纵之以恶而惩其恶之计，所以尽管祭仲、子封等着急而庄公却仍处之泰然。文章一再写庄公态度安闲益显出其老谋深算、心

毒手狠。而愚蠢的叔段，以为有武姜的支持和内应，就忘乎所以，终于“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”。这时，庄公“闻其期”，认为时机成熟了，才说“可矣。”而这时的叔段，已如鱼吞钩饵，兽入陷阱，不能自拔了。确是纵其欲，养其恶已达到顶峰。这一下，庄公师出有名了。“可矣”一词，道出庄公长期以来蓄谋杀弟待之已久的恶毒用心。所谓母子之情，弟兄之义，在争权夺利之时已完全抛诸脑后。文章到此，揭出庄公从封京直到伐鄆，何曾一刻忘记除掉叔段？并阴谋设计使叔段一步步作恶犯罪，终于叛乱而遭讨伐。真可谓“机关算尽太聪明”了！那“必自毙”、“将自及”、“将崩”到“可矣”，确是庄公不待刑讯的供词。文章曲折有致地写出矛盾冲突发展的经过，在似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庄公的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，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的奸险和毒辣。庄公讨伐叔段时，凶相毕露地“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”。果如庄公所料，“京叛大叔段”。段不得已“入于鄆”，“公伐诸鄆”，文章到此点题。庄公亲自穷追至境，大叔已无立命之地，于“五月辛丑”“出奔共。”这里突出庄公的残酷无情，与上文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”一句遥相对照，从而衬托出庄公平时的伪善面目。

文章在叙述这段战争事件以后，特插入经文“郑伯克段于鄆”一句，并加以解释。指出庄公与叔段，兄不象兄，弟不象弟，简直是一对冤家仇敌。庄公养成弟恶，讽刺他失于教导。所谓郑志，指为郑伯杀弟之志。对庄公与叔段的斗争残杀，虽各有所贬，但咎在庄公。“失教”“郑志”是全文主旨，用经文一句，在此点出。

第三部分，从“遂寘姜氏于城颍”到篇末。写庄公处置

其母亲武姜，揭露出庄公的伪孝面目。叔段奔共后，庄公连他母亲姜氏也不放过，“遂寘姜氏于城颍”，且发誓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这一誓言，迸发出庄公的满腔愤恨，足见对其母姜氏的深恶痛绝，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只是碍于母子名分，国人舆论，才未杀掉她。接着文章用“既而悔之”一句，这个“悔”字，使人当然难以置信。它只不过是庄公顾虑国人议论的一种虚伪表示罢了。颖考叔抓住这点来对付庄公。他在庄公赐宴席上，不声不响地“食舍肉”。这一特殊举动，引起庄公的提问，因而使颖考叔有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”这一诱导庄公的话。这一番话，直刺庄公之心，使庄公不禁说出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”这样的话来。颖考叔佯为不知，乘机追问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正中庄公痛处，于是迫使“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”这里的“公语之故”一语，虽仅四字，却把事件的一系列经过一语带尽，极省笔墨。既然表示悔意，颖考叔即乘机提出“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”的办法。这是给庄公搭楼梯的办法，当然“公从之”。在颖考叔的导演下，庄公与姜氏，演出了一出隧入融融，隧出洩洩的丑剧。“遂为母子如初”，这一句话的“初”，与文章开始第一个“初”字遥相呼应。意思是初时母子情感不洽，经历一场严酷斗争，庄公消灭了自己权位的威胁者叔段之后才与姜氏黄泉相见，只不过在名义上恢复母子关系罢了。“初”字用得极为贴切，且寓有深意。

文章最后一小节，根据上面这一事件，假借君子之口进行评论，赞扬颖考叔是纯孝，不仅“爱其母”，而且“施及庄公”，突出庄公“母子如初”主要是颖考叔的作用。“施及庄公”一语，一面赞颖考叔，一面暗讽庄公。以“纯孝”